補紅樓夢/第四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第三回　甄香菱雲路拜嚴親　史太君他鄉救僕婦

補紅樓夢
第四回　賈夫人遇母黃泉路　林如海覓女酆都城
嫦嬛山樵
1813年

第五回　青埂峰湘蓮逢寶玉　觀音庵鳳姐遇秦鍾

　　卻說賈母向鮑二家的道：「你過來，我細細的瞧瞧你。你既是咱們家裡的人，我眼裡怎麼不大見你呢？」鮑二家的道：「奴才們兩口子，原是珍大爺那邊的人。璉二爺說奴才的男人好，才要過來伺候的，只在外頭當差，那裡能夠輕易見老太太呢。

　　「賈母笑道：「怪道我瞧著眼生呢！那一年在璉二奶奶屋裡，說他是閻王老婆的，就是你麼？」鮑二家的紅了臉道：「那是奴才該死，老太太又揭挑起人家的短兒來了。」正說時，只見主人家的婆子送了臉水上來，鮑二家的忙接了，捧過來請賈母洗臉。盥漱已畢，然後擺上飯來，乃是八個小碟，八個大碗，兩個火鍋兒。賈母也不喝酒，只吃了一碗飯。鮑二家的送上茶來，然後自去吃飯。

　　只見焦大走來回道：「奴才才剛兒到衙門裡打聽了，會見個年輕的書辦先生，他說這裡的規矩，不論陽世的官職，一概上堂要跪聽唱名的。若沒罪過還好，若有罪過時，立刻就上刑具的。奴才許了給他十個元寶，他才許了個明兒見機而作的話。

　　奴才想先把銀子給他，往後也就好說話了。」賈母聽了這番言語，自念生平雖無大惡，終覺不甚放心，便道：「有的是銀子，你只管辦去就是了。你明兒可怎麼樣呢？」

焦大道：「奴才怕什麼呢？當日跟著老太爺出兵的時候，什麼酸甜苦辣沒受過麼，別說是大人過堂，就是閻王殿上『上刀山，下油鍋』也不怕他的。」說的賈母也笑了。焦大遂取了十個元寶，一徑去了。這裡賈母又與鮑二家的說了一會兒閒話，方才各自歸寢。

到了次日黎明，焦大便催齊了轎夫，伺候賈母梳洗已畢，坐上了大轎出了公館。鮑二家的坐了小轎，焦大騎著驢子跟著。

不多一時，早到了城隍的轅門，只見一個年輕的書辦，生得眉清目秀，在那裡笑嘻嘻的點手兒，教把轎子抬進角門西邊一個小院子內落下。自己走到轎前，恭恭敬敬的作了一個揖，道：

「晚生請老太太的安。」賈母見他人物風流，語言乖巧，就知道是十個元寶的力量，忙欠身笑道：「先生一向好，我們諸事還要仰仗呢。」那書辦道：「老太太只管放心，晚生無不盡力的。」賈母問道：「先生尊姓啊？」那書辦道：「晚生姓馮名淵，江南常州人氏，父親也做過官的。只因晚生買妾與金陵一個姓薛的叫個什麼呆霸王，彼此爭買，他就倚財仗勢將晚生打死了。晚生到了這裡，告了一狀，閻王查了查，那姓薛的與晚生原有夙冤，又且他陽壽未終，難以結案。幸喜城隍大人也是南邊人，姓林，可憐晚生無故受冤，又是讀書的人，就把晚生補了這衙門的六房總經承之缺，如今也好幾年了。」賈母又問道：「大人是南邊那一府的？」馮淵道：「蘇州府人，就是從前做過揚州鹽運司的……」

剛說到這裡，只見從儀門裡走出一個長隨來，叫道：「馮經承在那裡呢？」馮淵連忙答應著，跑到跟前陪笑道：「潘二爺，有什麼話說？」那長隨道：「大人今兒身上不大爽快，教你把過堂的花名冊子，拿進書房裡去過目呢。想是委少爺出來點點，也未可定。」馮淵聽了，忙取出冊子，一面打開看著，一面又走到轎前問道：「老太爺的尊諱可是賈代善？老太太娘家可姓史？今年八十三歲了。」賈母未及回答，只聽那長隨嚷道：「快來罷，大人在書房裡坐著等著呢！早作什麼來，這會子嘮裡嘮叨，問這個問那個的。」馮淵連忙合上冊子，跟著那長隨進去了。

這裡賈母向鮑二家的道：「你們聽見了沒有，虧他不知道咱們是薛蟠的親戚，原來他就是為買香菱被薛蟠打死了的那個公子。」焦大道：「這倒不相干，他們當書辦的人，只知黑眼睛認得白銀子，那裡管什麼仇人的親戚呢。」賈母又道：「他才剛兒說，這位大人姓林，做過揚州的鹽運司。咱們林姑老爺不是揚州的鹽運司麼，可惜沒有問他名字。

」

正說時，只見馮淵喘吁吁的跑來，到轎前笑嘻嘻的道：「老太太恭喜，才剛兒晚生拿上冊子去，大人看了，低頭沉吟了好一會兒，便吩咐教請少爺過來。少爺出來看了看冊子，他便回了大人，要親身來看呢。晚生雖不知其中底細，看那光景倒像和老太太是什麼親戚似的。大人如今進了內宅，想是告訴太太去了，所以晚生先來送個信兒。若認了親戚，求老太太把賞晚生的使費，莫向大人提起，晚生即刻就繳上來。」賈母笑道：

「這也何妨呢，些小筆資，那個衙門裡沒有？但只是我原有個女婿姓林，並無子嗣，只有一個女孩兒，去年也死了。如今是那裡來的少爺呢？」鮑二家的便插嘴道：「姑老爺在這裡也多年了，難道姑太太就再不養個老生子阿哥嗎？」招的馮淵也笑起來了。

正說時，只聽見堂上吆喝道：「閒人都退後些，少爺出來了。」賈母在轎內留神細看，只見兩三個小廝擁簇著一位少年公子出來，生得器宇軒昂，眉目清秀，年約二十餘歲。賈母見了不覺大驚，哭道：「那來的不是我那珠兒麼？」那少爺見了賈母，也就跑到轎前跪下，抱住腿慟哭。眾人不解其故，正在驚疑，只聽堂上「當」的一聲點響，威武三聲，大門、儀門一齊洞開，出來了八個小么兒，將賈母的大轎抬起，那少爺扶了轎桿，轉身進了儀門。又見一名旗牌跪稟道：「請老太太的轉堂上。」又威武了三聲，八個小么兒抬著一直的上了大堂，穿暖閣兒進到了二堂，才落下轎來。早見一位官員錦衣繡服，拱立轎旁。

賈母下轎仔細看時，果然就是林如海，不由的大哭起來。

林如海也自傷感，忙請安問好畢，兩邊閃出幾個僕婦，上來攙了賈母，剛到宅門，早見兩個丫環攙著賈夫人，哭了出來。賈母認得是他女兒賈敏，母女二人抱頭慟哭。林如海在旁勸道：

「老太太，今日母女相逢正該歡喜才是，何必如此。且請老太太到上房裡去坐罷。」於是，大家止淚，母女攜手進了宅門。

丫環們打起簾櫳，進了上房，只見裡面陳設的十分精雅，雖係幽冥，也無殊人世。

林如海夫婦讓賈母炕上坐了，重新拜叩，賈母還了萬福，賈珠也來叩見了。林如海

夫婦便在兩邊椅子上陪坐，賈珠在下邊杌子上坐了。丫環們捧上茶船兒來，賈母喝著茶，問道：「姑老爺是從揚州仙逝之後，就補了這裡的城隍麼？珠兒怎麼得到這裡的呢？」林如海答道：「小婿自那年捐館之後，見了閻王。閻王因查小婿做了一任鹽運司，竟不曾弄商人的錢，而且平生正直無私，德行優著，所以十分敬重，奏聞了上帝，就補了酆都的城隍，幫著閻王辦事。大姪兒也是閻王愛他的文墨，就留在案下主文的，後來小婿到任，認了親戚，誰知他姑母就在他那裡呢。小婿現無子嗣，便求了閻王，將大姪兒討了下來，替我管管家務。那年東府裡的敬大哥到了這裡，定要把他帶了去見老太爺們去呢。小婿和他說之再三，他才給我留下的。」

賈母聽了十分歡喜，道：「真是天緣湊巧，也是姑老爺的德行所致。」賈夫人又問賈赦、賈政、邢、王二夫人的好。賈母便將賈赦犯罪抄家的話，說了一遍，林如海夫婦不勝歎息。賈母又向賈珠道：「你的蘭小子虧了你媳婦守著撫養，他如今也十五六歲了，詩也做的好，文章也做的好，也愛唸書，將來是很有出息的。」賈珠聽見，不覺心內慘然，忙站起來答道：「這都是老太太素日的教養。」

賈夫人道：「我的黛玉兒丫頭，今年也有十七八歲了，難為老太太把他接了家去恩養，他這幾年不知可比小時兒壯朗了些兒，還是那麼樣的弱呢？」賈母聞言，呆了半晌，道：「怎麼的，你們沒見黛玉兒丫頭麼？他死了有一年多了，這個孩子可往那裡去了呢？」賈夫人聽了，嚇得面目改色，半晌，哭道：

「怎麼的，我的黛玉兒死了一年多了，怎麼我們這裡總沒見他來呢？想必是老爺公出，衙門裡的人疏忽了，不大理論，送到那個地獄裡去了，不然就是打發到那裡脫生去了，這還了得麼。

我的兒啊，苦了你了。」說著，便放聲大哭起來，賈母由不得也哭起來了。

林如海也傷心落淚，便向賈珠道：「你去叫了馮書辦來，吩咐教他在上年過堂的號簿上查一查，看有林黛玉的名字沒有？再到王府裡並崔判官衙門，以及秦廣、楚江、轉輪等各王九位府裡出入的號簿上，都查一查，就知道你妹妹的下落了。教他查明了，即刻回覆。」賈珠答應了一個「是」，即忙去了。

林如海又勸他母女道：「不必哭了，只管放心，別說地獄是咱們管的，還怕找不出來麼？就是脫生了人家，也還容易辦的。老太太上了年紀的人，莫教他老人家盡著悲傷

了。」

賈夫人止淚問道：「我想黛玉，小孩子家三災八難也是常有的，不知得了什麼利害病，就死了呢？」賈母欲要實說出黛玉的病源，又怕賈夫人著惱，自己也覺礙口，便含糊答道：「這個孩子生來的怯弱，又聰明的很，心眼兒又多。自從到家，三六九的咳嗽，我給他配的人參養榮丸，每日燉些燕窩湯，百般的將養，不能夠見效，後來到底吐血而亡。」說道這裡，便又哭道：「我的兒啊，真真的教我也後悔不來了。」賈夫人不解其意，便道：「老太太也不必後悔，這是他自己沒造化，老太太白疼了他了。」

正說時，只見一個管家婆子上來回道：「早飯齊備了，擺在那裡？」林如海道：「老太太才到，身子乏倦，就擺在這裡罷。你去告訴你男人，晚上好生預備酒席，或是小戲兒，或是八角鼓兒，不拘那樣，伺候老太太聽聽。」賈母忙搖頭道：「不用鬧這些東西，等你們找著了姑娘的下落，那時我再聽戲。

說著，只見賈珠也進來回道：「馮書辦已經遵諭查去了。」

於是，丫環們擺上飯來，賈母上面正坐，林如海夫婦旁坐，賈珠下面相陪。不一時，吃過了飯，伺候的丫環們捧上漱盂來漱了口，然後撤過肴饌，又捧上茶來。賈夫人便道：「司棋呢？」只見走出一個年輕輕的、穿紅裙子、梳鬅頭、高大豐壯身材的婦人來，上前跪下給賈母磕頭，道：「請老太太的安。」

賈母仔細一瞧，問道：「你不是二姑娘的丫頭麼？」賈夫人道：

「可不是他是誰呢？那年你女婿坐堂點名，問出他們的來歷，說是和他姑舅哥哥潘又安為婚姻不遂，雙雙自盡的。你女婿因為可憐他們義氣，就留下他們來，給他配為夫婦，也好幾年了。

賈母道：「我只知道他有了不是，攆了出去了，那裡知道他有這些鉤兒麻藤的事情。可憐迎丫頭，老老實實的，他老子那個糊塗東西，許給了孫家，女婿很不好，活活兒的把迎丫頭折磨死了。」賈夫人吃了一驚道：「迎丫頭也死了麼？老爺每日點名，怎麼也沒點著他呢？」林如海詫異道：「難道世上的女孩兒都不屬我們管麼？怎麼過堂的時候，往往的也點著別人家的女孩兒呢？」

正說到這裡，只聽窗外有人稟道：「潘又安回老爺的話。

「如海道：「進來說罷，這裡也沒你可迴避的人。」只見潘又安進來給賈母磕了頭，到林如海耳邊悄悄兒的回了幾句。如海默然良久，皺眉道：「知道了。」賈夫人道：「你不用鬼鬼祟祟的，找不著姑娘，我是不依的。」林如海道：「你也不必著急，我另有道理。大姪兒，明兒一早親自帶些人去到十八層地獄，七十二司裡頭細細兒的查看一回。潘又安改了裝，在城裡城外、鄉村堡寨、庵觀寺院各處尋訪，斷沒尋不著的理。再教馮書辦寫些告示，遍處黏貼，懸賞尋覓，更又周到些了。」潘又安答應了一聲「是」，便下去了。

只見焦大與鮑二家的上來給林如海夫婦磕頭，焦大遂請示如海，明日見閻王的規矩，並回明路上贖了鮑二家的話。林如海笑道：「明日老太太自是不用去，連你們也不用去。明日我進府去面稟閻王，閻王也不好意思駁回的。你們放心，都吃飯去罷。」

林如海惟恐他母女傷懷，因笑道：「今兒老太太初到，何不引著老太太到園子裡各處逛逛去，回來你們娘兒們再鬥鬥牌兒。這會子，我到書房裡去催著他們辦文書，明早進府稟過閻王，就留老太太在這裡住一兩年，等我轉了天曹，那時一同昇天就是了。」說畢，站起身來出去了。賈夫人、賈珠攙了賈母，到花園裡各處逛逛。

原來這園子裡因有九個清泉，故名為九泉園。園內丘壑清奇，樹木蒼翠，不見天日，幽僻絕倫，彷彿宋子京不曉天的景況。內有一台，在極幽處，因名為夜台，登其台者，雖在白日猶如昏夜，景致之幽，果然無比。賈母看了點頭道：「我們家園子裡頭看著也還大方不俗，就是那裡到得這個幽靜呢。真是他們說的什麼『別有天地非人間』了。」賈夫人笑道：「老太太家園子是天，我們這園子是地，那裡比得來呢。」賈母道：

「我看著這就很好。」賈珠道：「大凡景致無論好歹，是沒見過的都說好，及自逛膩了又不說他的好處，這正所謂：『司空見慣，不以為奇』了。今兒老太太是初到這園子，故此覺得好。

咱們還沒見過老太太家園子呢，若到了那裡，自然要說那園子比這個強多了呢。這厭常喜新，是人都這麼樣兒。」賈母聽著也笑了。於是，賈珠在前引著到各處逛了半天，回來仍在上房擺了酒席，坐中又說些家中事情，不必細贅。

到了次日，林如海進府辦事，到了午正方才回來，向賈母道：「小婿今早見了閻王，將老太太之事回明，便稽查了冊子，老太太一生並無過惡，閻王甚喜，一切允從。焦大呢？」焦大見林如海回來，早在門外伺候打聽，一聞呼喚，忙上來打千兒道：「奴才在這裡呢。」林如海道：「老孽障，閻王說你喝醉了酒不知道主僕名分，滿嘴裡混噴罵人，該下拔舌地獄的，姑念你跟著主子出過死力，又喝過馬溺，暫且加恩，予以自新之路。你很要改才好。」焦大忙跪下磕頭謝恩。如海又道：「鮑二的女人，不准收贖。我求之再三，閻王不得已，還教我買匹騾子，償還他脫生的主兒，以結此案。」鮑二家的聞言，也過來磕頭謝了。大家俱各欣幸，賈母也歡歡喜喜的住著，聽候找尋黛玉的下落。未知找著是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